

读者

JINGPINZHENCANG

精品珍藏

心情菩提



◎ 有时觉得你那么近，近得可以看清你瞳仁里的自己，有时又觉得离你那么远，远得看不清你的眼睛。

彬彬 / 主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读者

精品珍藏

心情菩提

彬彬
主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情菩提/彬彬主编. -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3. 1

(读者精品珍藏)

ISBN 7 - 80675 - 140 - 8

I. 心… II. 彬…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342 号

读者精品珍藏

心情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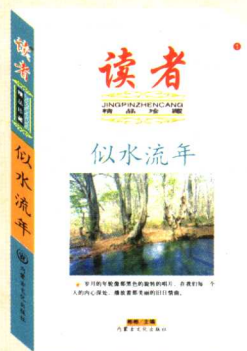
彬彬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苏 德
封面设计	缪 萌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50 千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 - 80675 - 140 - 8/I · 057

定价: 15.00 元

聚焦亮点人生 采集智慧真谛



集百家精粹 汇知识海洋

目 录

缘起不灭

纸姻缘	斯 人 (2)
窗 外	阿 紫 (7)
一个人在路上	斯 人 (11)
煮字疗疾	董玉明 (17)
湖畔奏鸣曲	董玉明 (21)
咖啡加伴侣	易晓寒 (24)
铁皮屋顶上的猫	麦 客 (29)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	渔 丁 (32)
河马哈哈	秋 心 (35)
父亲的忠告	李天白 (39)
小学老师	冯子禹 (42)
我想去黄泥村	九等生 (47)

凉茶自饮

城之谜	李天白 (54)
文坛乱侃	董玉明 (57)
痛苦是一种期待	秋 心 (59)
再读秋雨之前	秋 心 (61)
生命随想	董玉明 (63)
关于钢铁的话题	寂寞守灵人 (65)



怀念一棵树..... 寂寞守灵人 (67)

双城故事

不是我不小心..... 易晓寒 (72)
金色晚餐..... 木 鱼 (77)
女孩为什么哭泣..... 萧十一郎 (82)
瞄 准..... 萧十一郎 (85)
西行站台之梦..... 木 鱼 (89)
音乐以外..... 秋 心 (92)

恋恋风尘

瘾君子..... 董玉明 (96)
玻璃糖 董玉明 (100)
谜与惑 雨淋零 (103)
看日出 雨淋零 (107)
你来我往 秋 心 (110)
凌晨三点半 寂寞守灵人 (114)
女 表 阿 紫 (118)

天天天蓝

肖霄的故事 剑飘零 (122)
林森的故事 萧十一郎 (125)
田心的故事 剑飘零 (128)
卫东的故事 无名 (131)
海萍的故事 林 楚 (134)
王维的故事 阿 紫 (137)
闻静的故事 子 叶 (140)
晓扬的故事 董一夫 (143)
上官小仙的故事 千里草 (146)



史志农的故事	千里草 (149)
王珏的故事	子 叶 (152)
雪飞的故事	剑飘零 (155)

花谢花飞

消失在时间深处	九等生 (160)
痛并快乐着	草 虫 (164)
石头记	斯 人 (166)
紫蝴蝶	阿 紫 (169)
海之魂	董玉明 (172)
凡人小语：金钱	木 鱼 (175)
凡人小语：朋友	木 鱼 (181)

红尘有爱

人与狗	何落尘 (188)
狗与人	何落尘 (191)
剩饭三吃	草 虫 (195)
又见夕阳	麦 客 (197)
伤心总是难免的	麦 客 (200)
母亲与小鸡	何落尘 (205)

凡心细语

享受高贵	雨淋零 (210)
父亲和他的儿子	木 鱼 (213)
浮躁的男人	麦 客 (215)
情人问题	麦 客 (217)
我看嫉妒	草 虫 (219)
我说孤独	草 虫 (222)
遗 产	老 三 (225)



良心	老三 (228)
朋友富强	渔丁 (231)

人在边缘

一声叹息	子叶 (238)
遭遇罗大佑	老三 (242)
彼此考验	九等生 (246)
想家	易晓寒 (249)
领悟	易晓寒 (251)
在超市里闲逛	阿紫 (253)

来来往往

北京的邻居之一	冯子禹 (258)
北京的邻居之二	冯子禹 (262)
北京的邻居之三	冯子禹 (267)
北京的邻居之四	冯子禹 (271)
故事里的冬季	易晓寒 (276)

读书时间

小说之一种	斯人 (280)
鲁平原这个人	李天白 (282)
“弑神者”洪峰	斯人 (287)
阅读一个人	林楚 (290)
真情之役	林楚 (293)
奇异的模仿	李天白 (296)
两个凡人	董玉明 (298)

天马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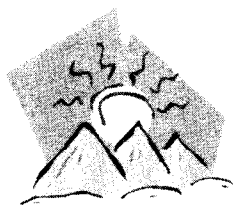
一路狂奔	萧十一郎 (302)
------------	------------



接近于无限透明的蓝	寂寞守灵人 (306)
恐怖高手	麦 容 (309)
小鬼当家	阿 紫 (312)
凡人小语：网络	木 鱼 (315)
回家吗	水 蓝 (320)
面对面	斯 人 (322)
朋友的记忆	九等生 (326)
空着的病床	渔 丁 (329)
缺 口	李天白 (332)
苦茶根	董玉明 (335)
在我眼里在我心中	木 鱼 (339)
平民的幸福	竹 马 (343)



缘
起
不
灭



在时间的深处，在
记忆的边缘，眼睛在隔
夜相望，谁的眼泪在
飞。

纸 姻 缘

幸而我所爱的人只在梦中出现，她还不会增添我现世的困惑，我该用我的语言告慰姐姐呢？还是用我未泯的理想和希望？我看见最大的一枚叶子从天而降，那是姐姐不死的灵魂啊。

· 斯 人

那是一个寒风萧瑟满目疮痍的秋天，那是一个飞鸿鸣叫昼夜长的秋天，那个秋天属于在静寂与期待中默默观望的姐姐。

姐姐的床塌紧靠着窗子，老旧的窗子沾着灰迹，半挡半掩着的窗帘，仿佛永远悬垂在那里。窗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几株斑驳的老榆树，在街道两旁兀自站立着。人们在窗外闲谈说笑；人们在小街两旁走动停留；人们在霜寒露冷落叶纷飞的叹息中遥想着随之而来的冬天。姐姐靠着被子，苍白娇小的脸颊盛着秋日最后一抹光亮，她努力地向外张望着，其实那时她已经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十多年的疾病在她体内蔓延着，视网膜和眼底病变已经让她没有了光感。我和母亲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我忽然想起姐夫已经快两个月没来家里了。

姐夫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倒班工人，他性情随和不善言辞，又粗又重的眉毛下，是一双忧郁而清澈的眼睛。六年前姐姐经人介绍与他相识，姐夫敦厚内向的性格，清贫破落的家境，掀





动了姐姐内心的波澜。姐姐当时在一家大医院做护士工作，个性聪慧好说好笑，还是全系统的劳动模范。姐夫的二老双亲都已年过七旬，姐姐自然承担起照顾伺候二位老人的义务。姐夫的家是一处平房，狭窄潮湿的几间小木板房里，住着大大小小六口人，老爷子瘫痪在床上，整日整夜地大睁着双眼，目光呆滞地盯着剥落的墙板。老太太一棵接一棵地抽着旱烟，皱纹堆累和脸孔深埋在厚重的烟雾中，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充斥着咳嗽与呻吟声。姐夫的二哥二嫂和他们的孩子挤在另一间黑乎乎的房屋里，争吵哭闹声清晰可闻。姐夫在漆黑的过道里搭了一张板床，他在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暗淡的目光里闪动着几丝忧怨。姐姐下班以后，就会坐上公共汽车，大老远地看望姐夫和他的家人。她的体贴和细心，她的温柔和开朗，使姐夫的家里充满了生活原有的情调，那些日子里欢笑声也常常在姐夫和他家人的脸上绽露着。姐夫偶尔也会骑自行车，大老远地来我们家，母亲会亲自掌勺，做几道拿手的菜。父亲也会拿出珍藏的酒菜，招呼大哥和姐夫一起来喝上两杯，三个人都没什么酒量，脸色一个比一个红，姐姐贴着姐夫的耳朵说话，像是叮嘱他少喝一点，姐夫连连点头，脸上却洋溢着沉醉般的幸福。

那一年的冬天老爷子过世了。第二年的秋天姐姐和姐夫正式登记结了婚。他们的新居就是当初老爷子老太太住的小板房。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很少的几样家具，床罩被罩窗帘门帘都是姐姐一针一线精心刺绣的。屋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拆掉了原来的土炕，支起了一张钢管的双人床。老太太搬到姐夫大哥家里暂住，两个人温馨而寒酸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我十五岁。想想看，那真是一个让人感动得欲哭无泪的秋天。

寒来暑往，光阴荏苒，当我和母亲默默无语地陪着姐姐注视着窗外的秋天时，姐姐与姐夫的感情生活已经走过了六年。

六年里老太太过世了，姐夫的单位也解体了，六年里我的父亲过世了，大哥也去外地谋求他事业的发展了。六年里姐姐因病辞掉了工作，母亲也从单位退了休。六年里我已从学校毕业了，参加了工作，还交了女朋友，堂而皇之地成了大人。我不是个敏感细心的人，对姐姐和姐夫的感情生活几乎茫然无知。姐姐的病情几度加剧，她白天在单位照顾护理别的病人，晚上就把针和药带回家，自己上药打点滴。后来她不怎么回姐夫那里了，婆家离医院太远，各方面的条件实在太差，万一病情发作了恐怕来不及的。疾病把姐姐折磨得不成样子，她浓密的头发日渐稀疏：她红润的脸颊日见苍白：她晶莹如水的眼眸越来越暗淡。她常常叨念着姐夫的名字，叨念着那个简陋寒酸的小家。姐夫隔三差五地就会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看着姐姐憔悴不堪的模样，他的话就更少了。他一个人搬到外面去住，二哥二嫂索性占了他们的房间。姐夫想与人合伙做点生意，不是被人算计了吃亏上当，就是跟自己怄气一条道跑到黑，即便稍有盈余地要交回家里，更别谈承担姐姐这边巨大的医疗费了。姐姐几次提出离婚的要求，姐夫只是沉默不语。姐姐不停地去医院住院，姐夫日以继夜地护理她。周围的人闲言碎语像角落里的苔藓随处滋生着，姐夫年轻的面孔那些天忽然衰老了，他一棵接一棵地抽着烟，他的焦虑让我十分鄙夷。我最讨厌男人流泪的样子，姐夫来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直到有一天，姐姐再也看不清这个世界了。直到有一天两个穿制服的陌生人送来了一纸离婚协议。

姐姐想见到姐夫，但是她没有见到，所有的好心人这时都站出来，仿佛他们是拯救姐夫脱离不幸婚姻的上帝。姐姐仍在叨念着姐夫的名字，她像所有女人那样，默默地洗衣、做饭、拖地、织毛衣。她像所有女人那样听歌、流泪、自言自语；她像所有女人那样期待着奇迹的降临，祈祷着明天的幸福。当她再次见到姐夫时，是在法庭上。那天我没有去，我想象不出姐

姐用残存的视力摸索着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时情景？我也不知道姐夫那天眼里是否噙着酸楚伤痛的泪花？那应该是个短暂而缓慢的过程。仓促的只需要在那张纸上写下几个字，或者按上一个指印，漫长的要你用一生去破译领悟这现世的姻缘。

姐夫再次见到姐姐时，姐姐已经病入膏肓，行进在弥留之际了。姐夫的出现让姐姐颇感欣慰，她久已不见的笑容重新绽放在脸上，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询问姐夫的身体、工作、家庭和情感，虽然时隔半年，姐夫的生活状况仍没有好转。那些关心过他的人好像失去了耐心，那些指点迷津的人也仿佛失去了方向。春天来临的时候，三十三岁的姐姐病逝了。送葬时，已经名义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姐夫手里捧着姐姐的遗像，走在家人的最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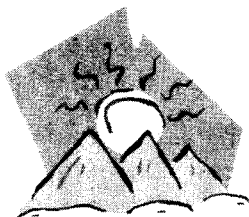
也许我是全家最有权力记恨姐夫的一个人，虽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原本来自于尘土，最终也要回归于尘土，但人心的冷漠，爱情的崩溃，以至于希望的破灭，无异于让人在清醒存活之时深刻地感受到了死亡。想一想姐姐在病逝前遭受到的病痛的折磨，那肌体上的疼痛，那黑暗中的孤独，那情感上的空寂，也许生命的终结未尝不是某种解脱。当姐姐扶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别怪你姐夫是我对不起他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这世间原本有两种婚姻。一种是纸做的，人人看得见，它常常用在各种社会交往中。一种是用心灵做的，只要你常常用心去浇灌，用爱去呵护，那你就永远不会失去它，你睡着了，它会把你疼醒，你死去了，它会把你复活。

姐姐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好像在不断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真爱，虽然我仍是独身一人，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姐姐和姐夫彩色的婚纱照放在我的书柜里，我隐约从别人那里打听到姐夫的消息：他似乎仍与别人做生意，但是没有成功。他似乎新结交了女友，但是也没有正式结婚。他似乎经常一个人去喝酒，听说几年前与人在吃饭时发生口角，用



酒瓶给人脸划伤了造成了轻伤害。他似乎进了监狱，后来又去了南方，大概已组成了新家庭吧。

在这个落叶满天的季节，回忆这些陈年往事，也许只是为了祭奠一下音容依稀的姐姐。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还在人间演着，我伫立窗前，努力向外张望，有一些泪水顺着我的眼角轻轻滑落，我痛恨自己这样，但我控制不住。幸而我所爱的，只在梦中出现，她还不会增添我现世的困惑，我该用我的语言告慰姐姐呢？还是用我未泯的理想和希望？我看见最大的一枚叶子从天而降，那是姐姐不死的灵魂啊。



窗

有一天我的眼睛能看到光明了，你猜，我最想做的是什么？我想把窗前的空场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无论是孩子成年人还是那些老人都可以在这里坐一坐。

外

阿紫

我居住的房间仅有一面朝东的窗子，因为深处在小区楼群中，又是家居底层，所以散碎的阳光只能从其他建筑物上的玻璃中反射进来。房间就终日被某种不可言说的气氛笼罩着，无论窗外的景致是风霜雨雪，无论窗外的季节是春夏秋冬。

沙发紧靠着窗子，我习以为常的姿势是侧转着身子，漫无目的向窗外张望。有时候手边是一杯苦涩的由热变冷的凉茶；有时候手里是一只轻烟袅裊分不清牌子的纸烟；有时候手上什么也没有，就指间交错着，随心所欲地搭在沙发扶手上。我就这样坐着，以一种冷眼旁观者的姿态感受着窗外的世界，忘记了光阴流逝也忘记了身处何地，有时候深陷无边的幻想中，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

常常就这样一整天坐在虚空里，以沉默对峙着窗外的喧嚣。

窗子前是一处不大的空场，没有铺石板砖，裸露的黑土总





在雨季里形成一块又一块的泥泞。附近的孩子，一有空闲就会在大人的带领和唆使下来这里玩耍，哭喊嬉戏声，常是不绝于耳的。我家搬来已经十年了，当我长久地坐在窗前，聆听着孩子们的声音时，仿佛也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孩提时代，无忧无虑，无法无天。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感慨。空场前面不远的地方原是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大凡出入小区的人，无论坐私家车还是坐计程车还是安步当车，总要途经于此。两张高出地面的水井就端然稳坐于土路的一侧，就时常有脏水脏物从井里溢出来，把土路弄得脏乱不堪汪洋一片了，行人就会拣干爽的路面从我窗前的空场绕过去。于是就有人报怨：为什么不把这段路修好。其实进入小区的路，西侧北侧各有一条。一条要经过一个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一条要经过一座家属医院的百米围墙。朋友因我是写诗的，常在拜访时，借故调侃说，求见你这个大诗人，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我也就随声附和：你以为诗人就那么好见呢。于是朋友就说：这条破路要是再不修，以后就不来了。朋友自然是照来不误。土路也在这一年的夏天在一片轰隆隆的压路机声中，在一股股怪异的沥青气味中，变成了一条真正意义的柏油马路。孩子们不爱到我窗前来嬉闹玩耍了。朋友们拜访的次数也不比以前更多。窗外几十米远的地方，是邻居家开的小卖店。因为小区居民多，而小卖店守着小区的路口，所以平日的经营也有几分红火。我们嫌农贸市场太远，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也就近到他那里去买。有一阵子城市里流行玩纸牌搓麻将，小卖店男主人就招来几个衣食无忧闲散无聊的人，在我窗前的空场支起桌子，吆三喝四地斗纸牌摆长城。因为是讲究输赢的，有时也不免争吵几句，甚至动起拳脚。后来有嫌吵闹的邻居出来干涉，加上派出所过问，牌局也就自生自灭了。我的耳朵也一下子清静了许多。

距离窗子二三百米的地方，是某单位的一后院墙，那单位